

汉语言文字学书系
HANYUYANWENZIXUESHUXI

语言学习 与教育

李宇明 ● 著

Y U Y I A N X U E X I

YUJIAOYU

深植母语之根 诠释儿童语言

语文教育的解析

语言现代化的理性思考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语言学习 与教育

Y U Y A N X U E X I

YUJIAOYU

李宇明 ● 著

北京广雅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学习与教育/李宇明著.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1

ISBN 7-81085-124-1

I. 语… II. 李… III. 语言教学-研究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5420 号

语言学习与教育

著 者: 李宇明

责任编辑: 李钊祥

封面设计: 武晓强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5738557 6573853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bbi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字 数: 249 千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124-1/N·49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李宇明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1994年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成为国家跨世纪人才。

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心理语言学，特别对儿童语言和语言教学有深入的研究。现已出版《儿童语言的发展》等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180余篇，先后主持了国家中华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社科基金项目4项，其中有多项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励。

0125 P4/B

深植母语之根（代序）

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只有建筑在民族文化的坚实基础上，才会兴旺发达，欣欣向荣。因此，任何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和国家，都非常注意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带着民族性走向世界，或者说，一种文化只有具有民族性，才会具有国际性。

文化的根基在哪里？在民族语言里。语言既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重要根基。民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民族语言的沃土之中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民族语言而传承而发展的。因此，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大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洪堡大学的创建人洪堡特，极力主张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

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可为一证。绝大多数儿童学习的第一语言都是母语。儿童学习母语口语，并进而学习民族的书面语，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与自己社团成员进行交际的工具，而且也由之掌握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的文化世界，并建立起了影响终生的民族情感。

基于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任何一个有远见的民族都非常重视维护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通过法规和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例如法国，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审定和规范进入法语的外来词。笔者八月份曾到德国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的国际大会，发现德国不管是交通工具内的指示语，还是大都市里

的街道、建筑名称等公共用语，都是把德语放在前面，然后才是英语或其他语言，有时干脆就只使用德语。新加坡不遗余力地推行华语以增加华族（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的内部凝聚力。回归前后的香港，有识之士大力提倡普通话，目的也是要加强香港民众的祖国意识。

汉民族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也历来重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在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哪怕是在外族统治时期依然如此。北齐的统治者是鲜卑人，北齐鸿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第二》中说，齐朝有一士大夫，为让其子得到公卿的宠爱，便教其鲜卑语，令其学弹琵琶。颜之推以之为耻，告诫儿子们不要这样做。（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而游目当今之语言生活，实有令人担心之处。不少学人坦言，在大陆，汉民族的母语水平近些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滑坡现象。从社会用字、店铺命名、书信招贴、街谈巷议等方面，人们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社会的文化含量在急速下降，“语言羞耻心”正在失落。其实，这种状况在素有“文化殿堂”美誉的高等学府中也是如此：

据《文汇报》1995年11月14日载，有一所国内有名的工科大学曾对该校3511名新入校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了中国语文水平测试，总平均分仅为63.9，有一半以上的考生写不出一些较常用成语中的字，如“罄竹难书、越俎代庖、动辄得咎”中的“罄、俎、咎”。特别是外语都已有相当水平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中国语文水平测试的平均分数竟然不及格，还不如大学生。

《汉语学习》1995年第4期刊载了《关于普通话作为教师职

业语言的问题》的论文。论文在调查大学生语言文字时，让国内某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给“山、明、男、林、嘴、虎、是、鞋、解、说”等10个常用汉字注上汉语拼音。评分标准是每字10分，全对100分；一个字的声、韵、调，一者有错即评为该字全错，扣10分。调查结果是：女生平均得分85.47，男生平均得分81.33，总平均分82.95。

凡是在高校工作的人大约都相信，这种现象绝不是个别高校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母语水平滑坡，有传统上重理轻文观念的潜在作用，有“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摧残的后遗影响，有现在的高考制度对基础教育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有大学教育中“文理分家”所酿的苦酒，但是外语对汉语的冲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大学升学考试、研究生录取、谋职就业、晋职晋级等关系人生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外语的作用比汉语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这无形中造成了重外语轻母语的不良文化心态。这种心态蔓延下去，特别是在高级文化人才中蔓延下去，将对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造成双重威胁。学习外国语，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和国际合作，但不能失去母语的根。

现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特别是今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更是确立了国家的素质教育方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也正在着手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工作。希望通过这些工作，能“把根留住”。

推普宣传周的设立，虽然目的是在全社会提倡普通话，但是，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更大更深远。

原载《长江日报》1999年9月17日

目 录

深植母语之根 (代序)	/1
-------------	----

上编 儿童语言习得

论儿童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判定标准	/2
独词句阶段的语言特点	/18
儿童词义的发展	/39
儿童习得语言的偏向性策略	/53
儿童语言发展的连续性及顺序性	/68
语言学习异同论	/80

中编 语言与语言教育

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	/100
母语获得理论与幼儿语言教学原则	/117
父母语言艺术	/129
论语言运用与语言获得	/149
笔误原因调查	/165
数学语言及数学语言教学	/168
现代汉语教学目的论	/202
师范大学生的语言文字状况及其教学问题	/217
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	/231

下编 聋童语言及其康复

聋童声母获得状况研究	/244
聋儿语言康复的目标、原则及其有关问题	/261
聋儿语言康复与言语行为教学模式	/285

附录 教育手段现代化

教育手段现代化与高等教育 /302

创新教育和教育手段现代化的思考 /313

后记 /324

上编
儿童语言习得

论儿童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 判定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19 世纪末，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在研究狗的消化过程时发现，当狗看到食物时就会分泌唾液。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进一步研究了条件反射问题，提出了有名的两种反射、两种信号系统的学说。^①此后，苏联的一批学者，如恩·伊·克拉斯诺郭尔斯基、恩·姆·谢洛凡诺夫、恩·耳·非古林、姆·姆·科里卓娃、恩·伊·卡撒特金、阿·伊·卜隆式坦、阿·格·伊万诺夫-斯莫林斯基、耳·阿·俄尔白里、弗拉德金娜等人，先后运用巴甫洛夫的学说来研究儿童的高级神经活动。^②

50 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深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朱智贤等一批对儿童心理发展感兴趣的心理学家，借鉴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伊万诺夫-斯莫林斯基关于儿童语言活动发生的四

① 对巴甫洛夫学说较为简明而又全面的介绍，可参看〔美〕R.M. 利伯特（1983，pp.117~121）。

② 苏联学者的研究概况可参看科里佐娃（1982）、伏尔科娃（1957）、萧孝嵘（1959）以及朱智贤（1980，pp.113~115）。

阶段模式 (The Model of Four Grades), 来解释儿童第二信号系统 (The Second Signal System) 的建立等有关问题。但是, 不管是苏联学者还是我国的学者, 在儿童何时建立起第二信号系统的看法上却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可概括为如下三种:

1. 苏联的姆·姆·科里卓娃认为, 儿童满两岁时才建立第二信号系统。其理由是: 这时儿童所知道的语词与他们所不知道的语词, 可以不通过该新词语所标志的具体刺激物的直接接触而形成联系, 即只需用儿童已经了解的语词来说明他所不知道的语词, 语词与语词之间的联系即可形成。^① 这种观点可姑且称之为“语词诠释说”(The Theory of Words Explanation)。

2. 伊万诺夫-斯莫林斯基把儿童两种信号系统协同活动的发生, 即语言活动的发生划分为四个阶段, 亦即上文提及的四阶段模式:^②

第一阶段 直接刺激物→直接反应

第二阶段 词的刺激物→直接反应

第三阶段 直接刺激物→词的反应

第四阶段 词的刺激物→词的反应

许政援、陈帼眉等学者认为儿童在一岁半以后进入第四阶段, 这时才有真正的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③ 这种观点不妨称之为“词语交往说”(The Theory of Words Communication)。

① 科里卓娃的观点详见萧孝嵘 (1959)。

② 伊万诺夫-斯莫林斯基在他的《关于大脑皮质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统底协同活动的研究》和《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统协同活动的实验研究》中阐明了他的四阶段模式, 朱智贤 (1980, p.115)、陈帼眉等 (1988, pp.65~66) 和许政援等 (1987, pp.112~113) 都有引用。四阶段模式对于刺激物和反应方式的分类都显得粗疏, 而且许多术语的使用, 如“直接刺激物、直接反应、词的刺激物、词的反应”等, 也不够科学。在下文的一些论述中, 我们已间接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对它的详细评论打算另文撰写。

③ 见许政援等 (1987, pp.98~99、113) 和陈帼眉等 (1988, pp.65~66)。

3. 朱智贤等学者也赞同四阶段模式。不过他们认为,儿童在十至十一个月时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尽管儿童所懂得的词还非常有限,尽管这时的词语刺激还常需第一信号系统(The First Signal System)的支持,甚或带有浓厚的第一信号的色彩,尽管这时儿童所理解的词语还不像成人的词语那样具有更大的概括性,但是这已经是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了。^① 这种观点可称之为“词语理解说”(The Theory of Words Comprehension)。

以上三种观点对于儿童语言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ld Language)的步骤的看法基本一致,只是在年龄的描述上稍有出入;他们的根本分歧点在于评判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标准上。

第二信号系统的建立,涉及到儿童语言学、发展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因此有必要对儿童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评判标准进行专门的讨论。

二、对三种观点的评论

(一)“自然化”观念

儿童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过交际获得语言、建立起第二信号系统的,同时也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处理第二信号,并形成一系列处理第二信号的习惯和特点的。因此,考察儿童第二信号系统的建立,应充分考虑到儿童所形成的一系列处理第二信号的习惯和特点,应在语言习得的自然状态中进行。这便是“自然化”的观念。不遵从自然化的观念,势必会与儿童所形成的一系列习惯发生冲突,势必会改变语言交际的自然状态,因而必然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① 见朱智贤(1980, pp.112~116)。

语言是表达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运动、状态、观念、情感等的符号系统。语言这一符号系统与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现实联系不是词而是句子，哪怕是只有一个词构成的句子。儿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是一个一个的句子，而不是孤零零的属于语言平面的词。

句子既是语言单位，又是言语单位。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它是由词语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起来的，其中起码包含词汇和语法两种要素。作为言语单位的句子，它不仅与上下文发生联系，而且还与客观现实发生联系。这种客观现实除了句义所指的具体事物、具体行为、具体状态等等之外，自然也包括说话的具体情景、交际对象和说话人的体态等要素。

语词诠释说、语词交往说和词语理解说这三种观点的持有者，以及绝大部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意无意地违背了自然化的观念，其主要表现是：

1. 只把词（或称语词、词语）而不是句子作为观察的对象。如上所述，句子是最自然的交际单位，考察儿童第二信号系统的建立，理所当然应该考察儿童对句子的处理情况。当然，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但是词在实际交际中并不与现实发生直接联系，或者起码说，在交际实际中与现实发生联系的不仅仅是词，还有语法、语用等其他要素。仅仅考察词，不说是错误的话，也肯定是片面的。

2. 力图仅用词作为刺激物。这些学者试图剔除诸如情景、说话人的体态、交际对象等一切非语言交际要素，只想仅仅把词作为研究的刺激物。也只有在儿童仅有词作为刺激物的情况下能做出反应，才认定儿童具有了真正的第二信号活动，否则，即使是最宽容的词语理解说，也认为与第一信号协同活动的第二信号

是不纯正的，“带有浓厚的第一信号的色彩”。^①而事实上，第一信号与第二信号协同活动正是语言交际的一种属性，即使是成人的语言活动也必须伴随各种语言之外的交际要素，不然的话，语言交际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仅用词作为刺激物而试图剔除其他交际要素的观念和做法，不仅有悖于语言交际的自然属性，而且也不合于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和语言活动的习惯，因此也是不科学不足取的。

（二）处理第二信号的能力

考察儿童第二信号系统是否建立，就是考察儿童是否具有处理第二信号的能力。具有处理第二信号的能力的表现是：

- a) 能接受第二信号的刺激；
- b) 把第二信号当作第二信号。

a) 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刺激~反应”的研究告诉我们，对于超出有机体处理能力的刺激物的刺激，有机体要么不能做出反应，要么把这种刺激作为低一级刺激物的刺激进行反应。比如，大量的研究表明，再聪明的动物都不具有处理有声语言的能力，马戏表演中动物依照训兽员的口令做各种各样的表演，其实动物只是把口令当作第一信号来处理的。再如，四五个月的婴儿能对父母的呼唤（比如叫婴儿的名字）做出反应，或寻找，或微笑，但是他并不懂得呼唤的语言意义，他把父母的呼唤只是作为第一信号来处理的。正因如此，只有 a) 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 b)。

无条件反射的中枢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低级部位，条件反射是通过高级神经中枢即大脑皮层实现的。第二信号的条件反射是由大脑的语言处理系统来完成的。大脑的语言处理系统由语言中枢

① 见朱智贤（1980，pp.112~116）。

以及其他有关组织组成。^①儿童具有 a) b) 两种表现时,说明他的大脑语言处理系统已初步形成,否则他不可能接受把第二信号当作第二信号的刺激。既然大脑语言处理系统已初步形成,那么也就表明他具有了处理第二信号的能力,第二信号系统得到了建立。

依照语言学的术语来说, a) b) 两种表现就是能够理解语言。这就是说儿童能够理解语言就说明他建立起了第二信号系统。如果以上论述成立的话,那么上述三种观点中的词语理解说是应该受到支持的(当然该学说的非自然化观念不应受到支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处理第二信号的能力并不等于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最起码包括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两种能力,这两种能力虽互有联系但却有相当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大脑语言中枢的不同,而且神经的运动机制也很不相同。语言理解靠语言听觉分析器的参与,语言表达靠语言运动分析器的参与。第二信号系统的建立并不把语言表达作为必要条件。正如巴甫洛夫在观察到铃声和灯光条件化以后引起狗分泌唾液的现象时,就断定狗具有第一信号的条件反射,而不要求狗去使用第一信号一样。有一种失语症,患者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却可以听懂他人的话语,这种患者仍然被认为具有第二信号系统。就此而言,主张词语交际说者是把第二信号系统的建立与儿童的语言能力的完善混为一谈了。

当然,第二信号系统像第一信号系统一样,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儿童第二信号系统初始建立时,对于话语的理解速度还比较慢,对新的话语的理解需要经过第一信号的中介,或者从第一信号中发展出来。但是,考察儿童第二信

^① 大脑语言处理系统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大脑语言中枢及其他相关部位的情况,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详细情况见郭可教(1983)。

号系统的建立，就是要考察何时初建，而不是考察何时完善，更不能把完善中的某些特征作为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标志。语词诠释显然是第二信号系统趋于完善时的一种高级表现，用这种高级表现来衡量第二信号系统的建立自然是不合适的。

三、判定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标准

(一) 两种信号的质异

上文指出了处理第二信号能力亦即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 a) b) 两种表现。a) 较易把握，关键在于如何把握 b)，即怎样才能判定儿童是把第二信号当作第二信号而不是当作第一信号来反应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明确两种信号的本质差异。

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的共同点，是都具有信号的作用，亦即都具有代替无条件刺激物的功能，或代替无条件刺激物对有机体进行刺激的功能。二者的不同在于：第一信号具有具体性，它总是与特定的无条件刺激物和特定的刺激情景相联系；而第二信号具有抽象性，它可以超越特定的刺激情景，它可以与某一类特定的无条件刺激物相联系，也可以成为第一信号的信号。第二信号的概括性至关重要，只有具备概括性，才能具备抽象性；概括性是抽象性的基础，抽象性是概括性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对概括性进行的述说。

就我们所见到的文献来看，人们并没有给第一信号进行再分类，只是在讨论条件泛化时根据替代反应把条件作用分为若干级。据我们的看法，第一信号可再分为三类：

1. 间接实物；
2. 伴随物；
3. 相似物。